

〈多焦〉

晚飯後，母親坐在餐桌邊

拆一瓶新買的乳液

盒背的字太密

她先拿遠一點，又拿近一點

最後笑了笑：怎麼都印那麼小

她向來視力很好

曾在黃昏替我穿針

在停電的廚房挑出魚刺

把跌進磁磚縫裡的藥丸從灰塵與頭髮之間認出

那時小字總肯低頭，細節一一現身

連暗處都有自己的輪廓

如今她出門仍像從前俐落

鑰匙、錢包、手機，再加一副老花眼鏡

有時把它忘在桌上，比忘了手機還嚴重

她的臉看起來還很年輕

眉眼、輪廓、說話時的神氣，都停在明亮的一側

只是讀訊息和藥盒背後的小字時

手臂會慢慢向前伸直

像把自己推遠，再把世界拉近

不是字忽然變小

是她與字之間

多出了一點年紀

有時忘了戴
眉心便不自覺攏起
想用一小塊皮膚的力氣
把散掉的字重新夾緊
有些變化不先落在臉上
先落在焦距裡

後來醫師提過多焦
把近與遠磨進同一片鏡片
母親問，會不會不習慣
像忽然踩進兩種世界的接縫
眼前要低頭，遠方得抬眼
頸項、眼皮、腳步，都得重新分工

輪到我坐進驗光室
下巴擱上托座，額頭貼住橫桿，綠光亮起
護理師說，看前面，不要動
噴氣那一瞬不要閉眼
但我總先閉上
氣流還沒碰到角膜
眼皮已先替我把自己關起來
那些偏高的數字，我總疑心
是緊張先替我失準了一點

夜裡我戴上角膜塑形片
讓黑暗整晚替白天修改地形

清晨摘下時，窗外的大樓、陽台、電線上的鳥
都若無其事地清晰起來
像昨天的模糊從未存在
但我知道，白天借來的
終究要慢慢還回去

母親把近處交給老花
我把遠方交給夜裡的塑形
同一種模糊
先後住進我們眼裡

那天回家，她站在樓梯口低頭找眼鏡
我站在她身後，看見她先眯起眼，再把手放上扶手
燈一亮，鏡片裡近處與遠處各自歸位
只有那一級階梯
仍微微浮著
她停了一下，才踩下去